一毛不拔

文：蠡舟
圖：歐陽莞婷



「一毛不拔」是譏諷小氣、吝嗇的人常用的一句俗語。爲什麼叫小氣、吝嗇的人一毛不拔呢？原來有如下的典故：江效永本是富家子弟，但自父母雙亡之後，他吃喝嫖賭鴉片煙，亂搞一通，不多久便把萬貫家財敗光了。老婆跑了，孩子死了，房子賣了，孤家寡人孑然一身寄住在破廟之中。

江效永畢竟出身世家，地方上人頭很熟。無論那家婚喪喜慶，他都趕去湊熱鬧，不過絕不包一分錢的賀禮或奠儀，矇吃矇喝而已。鎮上有人請客，他也不請自到，生張熟魏的打打招呼，找個座位就坐下→



李鐵拐與呂洞賓斟酒對飲，江效永即上前打招呼！

。主人雖然討厭和不齒他這種跡近無賴的行爲，但也不好意思撵他。大家背地裡給他起個綽號叫『聖賢愁』。更有好事的缺德鬼把『聖賢愁』三字寫在白紙上，貼到江效永所住的那間破廟的大門上。江效永呢，倒也看得開，見了貼在門上的紙條，不僅沒有生氣，也沒有把它撕掉，笑笑罷了。

某天，八仙中的李鐵拐和呂洞賓雲游至此，瞥見破廟門前的紙條，大感稀奇，忙向左鄰右舍打聽是怎麼一回事？鄰居們把江效永的事跡說了一遍，李鐵拐、呂洞賓也覺得挺新鮮的。說著、說著，江效永恰好從鎮上歸來，一副落寞的樣子，似乎今天沒混到吃喝。

李鐵拐低聲對呂洞賓說：「咱們來試試他如何白吃白喝法？戲弄戲弄這小子！」呂洞賓點頭稱好。二人於是往廟院內石桌石櫈上一坐，李鐵拐伸手往空中一抓，變出一只酒壺三只酒杯來，二人相對而飲。

江效永跨進廟門，立即聞到撲鼻酒香，接著見到有人持壺暢飲，馬上滿臉堆笑地上前打招呼：「二位老哥遠道而來，辛苦辛苦，兄弟來遲了一步，失禮失禮，理應罰酒三杯。」說著搶過酒壺就倒。

「慢著，老弟台。」李鐵拐按住他的手說：「美酒需配佳餚，現在桌上一點菜都沒有，豈非無趣？」

「這容易。」江效

永接口說：「鎮上有的是菜館，二位兄台要吃什麼菜，盡管吩咐，兄弟我跑腿代勞就是。」

呂洞賓說：「不必了，老弟。我們還是自備菜餚比較省時省事，我們一面喝酒一面行酒令一面上菜如何？」

「行！行！」江效永奉承地說：「主隨客意，一切都依二位。」

呂洞賓說：「那麼由我開始行令上菜。老弟，我們醜話講在前頭，接不上酒令，端不上菜餚可不准喝酒啊！」

「可以！可以！」江效永雖然不清楚這兩個外鄉人在搞什麼把戲，心想只要有酒喝就好。管他什麼酒令。

呂洞賓不慌不忙地拿出背後的寶劍，說：「我們就拿廟門所貼的『聖賢愁』三字來行令。我先說第一個字：口耳王，口耳王，壺中有酒我先嚐。今日有酒無有菜，我把耳朵割一雙。」說完揮劍削下兩耳，擲於桌上。

江效永大吃一驚，暗想哪有上這種菜的？

李鐵拐神色自若地說：『老弟，輪到你啦！』

「不，年長爲尊。你老哥先請！」江效永強自鎮靜。

「好！由我來行令上菜。」李鐵拐提起酒壺把杯子斟滿說：「我說第二個字『賢』。臣又貝，臣又貝，壺中有酒我先醉，今日有酒無有菜，割下鼻子配一配。」取過呂洞賓的寶劍割下自己的鼻子。

一口氣喝下三杯酒，李鐵拐說：「老弟台，沒有什麼好推辭的了吧？」

「當然當然！」江效永胸有成竹地答應：「有酒有肉，那裡有推辭的道理？現在我說第三個字『愁』：禾火心，禾火心，壺中有酒我先斟，今日有酒無有菜，我把眉毛拔一根。」話剛落音，呂洞賓李鐵拐聯合抗議說：「喂！老弟，我們割下耳朵鼻子，你才拔一根眉毛，太不公平了吧？」

「二位老兄。」江效永氣定神閒地說：「今天遇到你二位，我才拔一根眉毛，若是別人，我一毛也不拔的。」

從此，「一毛不拔」便成了譏諷小氣吝嗇之人的俗語。